



# 改变 西方世界的 26个字母

[英] 约翰·曼 著

江正文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变西方世界的 26 个字母 / (英) 曼著; 江正文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9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2745-0

I. 改… II. ①曼…②江… III. 文化—研究—西方国家  
IV. G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6010 号

特约编辑 洪 蔚  
责任编辑 张艳华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2005-5986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15.75  
字 数 192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新知文库

## 出版说明

在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出版史上，介绍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图书曾占有很大比重。熟悉三联的读者也都会记得，80年代后期，我们曾以“新知文库”的名义，出版过一批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图书。今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20周年，我们再次推出“新知文库”，正是为了接续这一传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的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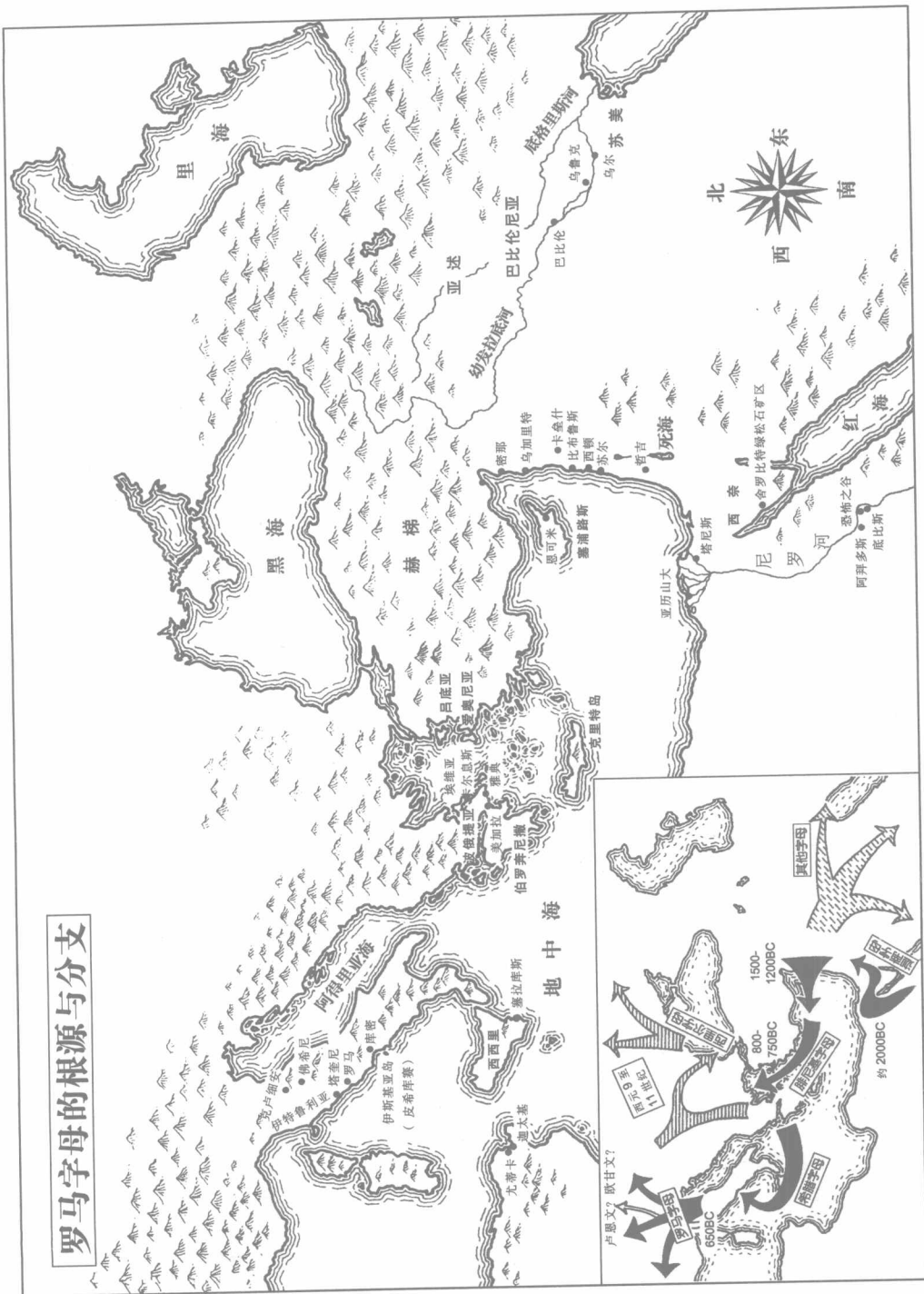
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新知文库”拟选编一些介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知识及其如何被发现和传播的图书，陆续出版。希望读者能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3月

# 罗马字母的根源与分支



## 序：一个大好时机

本书探讨人类所创的一种伟大构想——字母，同时也探讨字母最常见的形式，也就是你现在正在阅读的字母系统。字母的构想有三大特色：独特、简易、弹性。其他的形式都是从四千年前最早的字母雏形汲取灵感；所有的字母形式都具有这种构想的简易特质。

但这种简易特质并不是完美设计带来的。字母这种构想的优点在于使用时的不完美特质。虽然字母无法在任何语言中达到完美境界，但是经过一番胡乱的拼合，字母可以适用于各种语言。就像我们这些脑容量大的物种——奔跑、飞翔、游泳等方面比不过别的物种，但是在思想上却无法被超越——字母也是个通才。以软件的术语来讲，字母的成功竟在于它的“含糊的特性”。不过字母的构想是从哪里来的？字母到底是凭借什么方式在什

## 前言：巨人与天才

小时候，我在黑斯廷斯（Hastings）一所旧式的小型寄宿学校就读。校长是个独眼巨人，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体重二百八十磅，一颗眼珠是玻璃做的。我不知道他原先的眼珠是怎么失去的。玻璃眼珠老是分泌出液体，很让人困窘，所以每次他破口大骂，眼看就要动到藤条的当儿，就会把手帕拿出来，把假惺惺的泪水擦掉。尽管我没亲眼看过，但传闻说他会把眼珠拿出来擦一擦，然后再放回去。

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奥德赛》中的独眼怪物库克罗普斯（Cyclops）时，我完全能够体会到奥德修斯（Odysseus）对抗的是什么。我眼中的自己是这样：十一岁，身穿灰色法兰绒宽松运动短裤，打条黄黑横条纹领带，由于冻疮指关节全破皮了，我坐在老旧的木桌前，桌面向上倾斜，上面不知道是谁刻了名

字的开头字母——CP。肯尼迪（Kennedy）编的《拉丁文初级读本》（*Latin Primer*）摆在我面前。书没打开，封面上的“*Latin primer*”早就被某个学童的潦草字迹改成“*Eating Primer*”《吃饭初级读本》。马歇尔老师（Mr. Marshall）生性洒脱，虽说是连着两堂拉丁文课，但因为是星期三下午，他宁可舍弃拉丁文，改上《奥德赛》。我们根本不是上希腊文——语言部分只是针对那些好学生——而是阅读里优（E.V.Rieu）的新译本。书中意象如电影般鲜活，把我带到……

……奥德修斯和手下受困的洞穴。他们被步履摇晃的库克罗普斯困在里面。从插画中可以看到，库克罗普斯的额头中央长着一颗独眼——不过我却把他看成是我们的校长——少了玻璃眼珠，身上穿的是毛皮，而不是褐色细条纹西装。库克罗普斯（意为“圆眼的”）用来挡住洞口的岩石，就算二十二辆四轮马车也拖不动。他捉住两个希腊人，把他们的头攒到地上，当场脑浆就迸溅到岩石上，然后把他们的四肢逐一拆了，嘎吱作响地咀嚼掉，那狼吞虎咽的样子很像初获猎物的狮子。奥德修斯在一旁看着，惊骇不已。我稍稍能体会他的感受是怎样的。有一次我违反了纪律，因为熄灯后我还在讲话。我在校长书房外排队站着，耳朵听着招呼在朋友们身上的六大板。我知道什么叫做走向死亡的恐惧。现在荷马就在这里，他教我明白什么才叫做够狡猾、够勇敢、够强悍，能够从巨人手中把朋友救出来。奥德修斯先是把酒送给库克罗普斯喝，然后趁着他酒醉恍惚时，准备一根大棍子，跟二十个划船的桅杆一样粗。奥德修斯把棍子放在火里加热，然后伙同五个手下把棍子硬是塞进库克罗普斯的独眼里。“我从上面使劲把棍子转到底，就像拿钻头在船木上钻孔……几乎是相同的方式，我们把棍子的尖端弄得又红又烫，然后戳进他的眼睛里，直到血液在滚烫的棍子上蒸腾冒泡。熊熊燃烧的眼球冒出浓烈的烟，把周围的眼

脸和眉毛都烤焦了，眼睛的底部在高温下发出细碎的爆裂声。我想到铁匠把大斧头或锤子插进冷水，接着发出响亮的咝咝声的情形——回火处理，增加金属硬度。那正是库克罗普斯绕着橄榄木棍咝咝作响的样子。”我环顾四周，和其他人互相使鬼脸，感到心潮澎湃，那是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没错，我们都喜欢那种让人不寒而栗、报仇雪恨的细节。

从这些鲜活的读物，从马歇尔老师花在这些读物上的时间，从这些读物的影响中，我接收到一个清晰的讯息：这个故事——把那么久远的时间发生的事情直接地讲述出来——很重要。并不是我知道原因是什么，而是我不知不觉地受到老师引导，认识了一种文化的根源——我的文化即源于这种文化。劳伦斯（T.E. Lawrence）是古典学者，亦是阿拉伯民族的解放者之一，他在自己的翻译序言中称赞《奥德赛》：“故事内容值得一读的最古老的书籍，也是欧洲第一本小说。”这首诗史正是起始点，随后又延续了三个世纪，直到创作能量迸发出来。这些创作能量使得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成为哲学、科学、文学的荟萃之地，孕育出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创作，如涟漪般扩及数个世纪，横越几个大陆。

希腊文化的影响俯拾皆是：希腊人创立的学科领域，或是希腊单字构成的学科，如天文学、生物学，甚至连字母系统、木版印刷法、动物学等。每当欧洲文化〔巴斯克人（Basques）可能除外〕寻找这些学科用语的来源时，便会立刻回想到希腊人。大部分白种人——甚至是拉丁美洲人——美洲人、澳洲人以及其他散居各地的欧洲人后裔也是如此。所以，连伊斯兰教徒也与希腊文化稍有关联，因为当欧洲处在罗马帝国解体后的混乱时期时，伊斯兰学者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翻成阿拉伯文。对阿富汗人和乌兹别克人而言，亚历山大大帝是鲜活的民间记忆。学习任何一种欧洲语言的人，或是研读任何一地欧

洲历史〔从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到兴都库什山脉的任何一个地方史〕的人，最后总是会遇上希腊人。在语言的领域，希腊人还是和我们在一起，就像童年的口味，虽已被遗忘，但仍然真实。你很有可能使用希腊文衍生字的寻常名词、动词来写一本小说——无疑这就是一篇论文——因为全部的字根立刻形成一种专门用语，像是：*Genetics and Character .The use of cybernetics in psychological analysis*（遗传学与性格：神经机械学于精神分析领域中的应用）。现今新造的词语一边是字头，另一边是符号，希腊人用字的方式就是如此。

为什么会有这股希腊风潮？古希腊人的基因、社会、工艺、食物、气候（或者以上的任何组合）是否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才创造出了这种理性的结晶？对此众说纷纭，但其中有一种看法使我特别好奇。根据这种看法，荷马和他的后继者所以能造成影响，是因为他们的话语被以某种形式记录下来，所以他们的思想能够轻易地代代相传。这种看法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固定书写形式的发明，希腊人不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希腊人把这种发明的前两个符号“alpha”跟“beta”拿来为整个发明命名，也就是“alphabet”（字母）。



字母？到底字母指的是什么，的确有点难以理解，因为有那么多所谓的字母并不是以“a”“b”开头的。古爱尔兰文字系统欧甘文（Ogham），是以“BLF”开头的；日耳曼中古书写体卢恩文（Runic），是以起首的六个字母来命名的，称为“futhark”（“th”为一个字母）；古埃塞俄比亚语（Ethiopic）也以“h-l”开头。某些早期的“字母”，把前两个字母细分为“abjads”与“abugids”。不过即使有各种变化，所有的字母系统都有同一个理想：以一组二三十个单独的符

号来记录话语的声音，每个符号能对应一个口语的声音。其实，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只是痴人说梦。不过这个理想仍然存在——期盼创造出完美的书写沟通形式。本书的灵感就是拜这个理想之赐。书中我将探讨我们使用的字母如何兴起，内容从埃及文字的起源直到今日你正在阅读的拉丁字母。本书的主题是把字母视为一个整体，对于书写、印刷字体的技术、个别字体的历史等浩瀚的主题，则未加探讨。

很多人坚信希腊字母是所有字母中最好的，因为（这些人主张）希腊字母是希腊精神蓬勃发展以及后来开花结果的主因。在 20 世纪 70 年代，英裔美国学者埃里克·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耶鲁大学已故古希腊、罗马文学教授）大力鼓吹这个论点。他主张，字母这个神来之笔是一次大跃进，就像火和轮子的创造一样，确实使得西方世界的生活变得不一样。

他说，因此希腊人就能够把吟诵的作品变成文学作品。《奥德赛》和《伊利亚特》就像鸟类飞翔的照片般，成为留给后代子孙的最早的重要作品（若是没有字母的话，这两个作品就佚失了）。哈夫洛克要表达的是荷马的作品能够流传下来的原因，并不仅仅只是因为荷马本身的才华或是希腊人的才华；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某位抄写人（或是某一组抄写人）有办法以一种别的文化尚未运用自如的书写形式来呈现这些故事。运用这种最新发明，希腊人把他们的思想过程记录下来。于是他们自觉地琢磨思想，交流思想，改进思想，创造伦理学、哲学、科学的体系，发展新的诗歌形式，提倡历史与传记的书写。总之，因为有了字母，才使得古希腊人能够奠定文明论述的基石，欧洲以及衍生自欧洲的文化都使后人得到了了解。

类似这种发明很少见：一种与科技无涉却影响深远的理性工具。也许书写本身可以和字母等量齐观；还有“阿拉伯”数字（其实最早是印度人）的发明，尤其是“零”，奠定现代数学的基础；也许只有

一神教与演化论等伟大的概念才堪与之比拟。不过这类概念在被人们接受之前，以许多不同的形貌出现，且常常出现于不同的时空。书写可能被发明了四次：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与中美洲（“也许”是因为有人认为埃及人从美索不达米亚获得书写的概念，而不是形式）。十进位系统也同样分别出现四次：巴比伦、中国、印度与中美洲。一神教分别出现于新世界与旧世界〔容我举例佐证，稍加说明我所归纳的看法：1979年至1980年，我在东厄瓜多尔的丛林里和瓦欧雷尼部落（Waorani）住了一段时间；在欧洲人到达之前，他们早就信仰单一的神〕。在达尔文提出他的理论前，生命的演化就一直存在着。

不过，尽管字母有各种形式，它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独特概念，在这些世纪以来传遍各个文化。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书写系统，不过都属于表意或音节系统。除了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埃及有几位不知名的抄写人首度发明实验性质的字母形式之外，就没有一个单一文化或个人曾经独自产生这种构想。史上有数百个曾经运用字母系统的文化，它们无一例外——不是撷取早先系统的精华，就是继承改编某个已经确立的字母系统，要不然就是曾经听说字母这种概念，然后据此创造出自己的字母系统。我们就引用哈夫洛克的说法：字母是一种有效记载人类话语的独特方式，而且“一旦发明之后，字母就解决所有的问题，再也不需要重复发明”。



哈夫洛克的主张似乎和日常经验一致。我们的字母很简单也很有实用价值，所以我们把字母形状的东西给孩子玩，把字母的音编成歌曲让两岁大的孩子唱，好取悦骄傲的父母。接下来的结果对全世界很

重要，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我们这些字母的使用者，间接受影响的是非字母的使用者，因为他们仍然从翻译中受益。部分的影响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由于发展的速度惊人，所以我们的生物演化（大概是在十万年前）已经被文化演化的声势压倒，甚至整个势头都被抢走了。现在文化演化的进程，比以前快十倍、百倍、千倍，把我们推向未知的领域。

暂时不管地域差别，先看主要的指标就可以发现，文化发展随着各种重大发展而构成一条持续上升的曲线。首先，在人类从识字阶段提升到学术研究阶段的这四千年中，运用的是手边的工具：石头、木材、纸莎草纸、蜡、羊皮。以这些累赘的工具来传送讯息长达几个世纪，但是在几个能读写社会中的知识阶级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8世纪时中国人发明了木版印刷，可以在纸上印刷，读写能力开始普及。11世纪中叶时，中国出现活字版，而欧洲则是在15世纪出现活字版（其影响更深远），因此读写能力的普及更是迅速。在这一千年之间，讯息的传递得花上几十年的时间。19世纪工业文明开始发展以后，几十年的时间就缩短成几年，然后航空工业的出现，整个时间缩短成几个星期。现在的文化演进已经变成电子化，讯息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流通全世界，所以不具读写能力就是落后的代名词。

如果我们要计算资讯以及识字能力的扩张程度，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看出版与书写资料的重量。在公元500年，欧洲每年制造书籍二十万册，而在中国，几个世纪以来，每年制造书籍八十万册：一百万本书大约用五百吨纸。在20世纪将结束时，全世界每年制造“一亿”册——单单书籍方面，就是五千万吨的纸。现在加上报纸，在我写本书的时候有八千三百九十一家日报，而且还在持续增加；周刊及月刊有七万三千种。为了沟通，全世界每年总计制造一亿三千万吨的纸（每个人五十磅）。再过五百年，世界人口会成为现在的十三

倍，识字人口会成为现在的一万倍。至于阅读的材料是现在的二十五万倍，几乎就是整个 20 世纪增加的数量。我们每个人所消耗的阅读材料，几乎是我们中古时期祖先的两万倍。全世界消耗的书写材料，超过百分之六十是以某一种字母形式写成的。

当然，若是讲到内容的话，大部分的废话就跟报纸一样，一天就销声匿迹了，其余的大多撑不过一年。不过，先进社会几乎在每个文化层面都是从这么一张纸（近来则以电子出版方式为之）而来的。在人类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因此我们真的应该称呼自己是新的人类亚种：识字智人（*homo sapiens literariensis*）。



大约有八千万吨的纸上印着各种字母——要解释这种现象，势必要考虑这种现象之后的文化变迁因素（即书写）。因此，整个线索很快又回到希腊人身上，而且也回到哈夫洛克的论文中所持的一些观点。

以字母为主的识字风潮果真是希腊精神之钥匙吗？许多年来，哈夫洛克以一些不同的方式提出他那些重要看法。他的看法持续引来学院人士的强烈反应，首先，一些和他同时期的古典学者反对他的看法。哈夫洛克是个尖酸刻薄的约克郡左翼人士，他的成就横跨大西洋，到达常春藤大学的门户，偏偏有些人不喜欢别人告诉他们：若想真正了解希腊精神，关键就在那二十几个常见的简单符号。

后来，1985 年哈夫洛克过世之后，支持其他古文化的看法就出现了。如果真的只有字母是有用的，那为什么中文的书写系统能持续如此之久？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认为因为中文没有采取理应是高级的字母系统，中文就是比较“低级的”吗？我们单单只感谢希腊人奠定了西方的文化基础，却不用感谢一些更早的文化吗（如埃及人

与亚述人，他们的文化存在的时间几乎是希腊文化的十倍长)？还有希伯来人，他们最早的圣典几乎比荷马的时间还要早。难道更早以前就没有伟大的都市、文化、思想家、哲学家、诗人吗？如果把希腊人视为智慧成就的模范，那么不就是贬抑了更早的文化吗？关于最后一点，哈夫洛克的确持有希腊至上的看法，因为当他谈到更古远的书写系统时，的确带着轻蔑之意。他拿荷马与“所谓的上古近东文学”做比较，结论是：“在此找不到人类经验中基本的复杂性。”

这种说法似乎有些严苛，因为古希腊文化并不是唯一的文化，也不是唯一的泉源。古希腊人并未“发明”字母。可以这么说，早在希腊人获识字母之前，它已经存活于空气中超过一千年了。要不是有一点好运道，他们的口语创作可能一丁点也无法保存下来。希腊人只是刚好定居在某个偶然发现字母的文化附近，刚好他们又处于社会演化的重要阶段，使得他们愿意采纳字母的形式。只有再往前回溯，我们才能知道字母来自何处。字母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某些文化接纳字母，而某些文化却敬谢不敏？希腊人接受字母、改编字母、把字母传递给我们，在此过程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 目 录

|     |                    |
|-----|--------------------|
| 1   | 序：一个大好时机           |
| 1   | 前言：巨人与天才           |
| 1   | 第一章 图案的问题          |
| 15  | 第二章 音节可以承受的负担      |
| 43  | 第三章 旷野中的字母         |
| 63  | 第四章 寻找完美的字母        |
| 85  | 第五章 进入西奈           |
| 113 | 第六章 紫色之地           |
| 137 | 第七章 自私的字母          |
| 147 | 第八章 大跃进            |
| 181 | 第九章 为什么我们不写伊特鲁斯坎字母 |
| 205 | 第十章 发展的限制          |
| 221 | 附录一：字母族谱           |
| 223 | 附录二：几种主要字母及学界常用的对译 |